

四個夢



他是個愛音樂的孩子。

從小，他就顯露出對聲音的異常敏感性。他剛學會說汽車、摩托車、卡車這幾個名詞，就能憑聽覺將它們區別出來；背對著鋼琴，他能正確的認出媽媽彈的是那一個音，屢試不爽。當同年齡的孩子們正忙著打彈珠，捉迷藏的當兒，他卻獨自一個躲在「窩」裏彈玩具小鋼琴，雖然只會一根指頭按琴鍵，但他卻能演奏所聽過的任何一首曲子。

他還愛聽祖母「用兩手彈琴」，每次，他總是靜靜地坐在一旁，望著祖母的手，在琴鍵上輕靈地滑動，他的思緒隨著琴聲起伏，他夢想，有天他也能坐在那高高的椅子上，面對著又黑又亮的大鋼琴，像祖母那樣，「用兩手彈琴」。

奈何，他太小了，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夢還是夢，畢竟，他只不過四歲又多一點！

但，這一天居然來了。可不是，他坐在那高高的椅子上，撫摸著又黑又亮的大鋼琴，心頭有無限的喜悅，他用一根指頭彈著熟悉的曲子，突然，他在鋼琴裏發現了一個瘦小的可憐蟲，瞪著大眼，巴巴地望著，「他就是我，那麼渺小。」他想了想，「我如何駕馭得了這龐大的東西？」他害怕了，拒絕再伸出手來，任憑老師如何哄騙……

老師走後，他也後悔了，望著鋼琴裏的自己，他又想起那個夢——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像祖母那樣，用兩手彈琴。方才，他已坐上了那椅子，而老師也就要教他「用兩手彈琴」了，可是他的消極卻破壞了自己的夢，多傻！

幾天後，當老師再來時，他已經過一番「心理建設」，他順從地伸出手來，不再反抗。老師在他的指頭及琴鍵上塗了各種顏色，再教他按與指頭相同色彩的鍵子，他覺得新奇，但也頗不習慣，因為在以往，除了食指，他未曾用過其他的指頭彈過琴。就這樣，他開始了一串「在鋼琴上核對顏色」的日子。

彩色的時光過得特別快，當他即將學會「用兩手彈琴」時，老師卻不再為他「著色」了。相反地，老師不准他低頭，他只能學瞎子摸象，亂摸一通，偶而，他趁老師不注意時，偷偷瞄上一眼，但老師的聲音馬上就傳來了「不准偷看，否則下次用黑布將它們蒙上！」，他忽然覺得，學琴真不是件好玩的事，「還是以前彈玩具琴的日子好過些。」他雖這樣想，可是他仍繼續「摸」著。

教師節到了，他被帶到一間很大的屋子裏，那兒到處是黑壓壓的人頭。當他出現在觀眾面前時，所有的人都摒息了，老師扶他坐上鋼琴面前的椅子，人群中起了陣小騷動，他聽見有人說：「別開玩笑了，那麼小的孩子……」他沒去理會那說話的人，只是平靜地伸出手來。像在家裏練習一般，彈了一首「五月」。在那麼多人面前，他證實了一件事——他已能像祖母那樣，「用兩手彈琴」了。當時，他五歲。

他長得比一般小孩快，才六足歲不到，就被送進小學，那一年適逢學校五十週年校慶。兒童節盛大的遊藝會上，他被大人們擦了粉，塗了口紅，穿著小西裝，胸前別上朵大紅花；還得牽著兩個女孩的小手，向觀眾行禮，再彈琴讓她們跳舞。他的心裏有一百萬個不願意，要不是「師命難違」，他真想甩了那兩個小冤家的手就跑。

在那個年代，在那樣的小鎮，許多人家裏還沒有電燈，遑論鋼琴，他是鎮上少數幾個幸運兒之一，生在愛音樂的家，又能自由學琴，一年多來，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，他的琴藝大有進展，可是就在這時候，老師舉家北遷，中斷了他繼續學琴的美夢。

他過了一段落寞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他爸從城裏回來，手上多了一把可愛的「小」提琴，他歡呼一聲，接了過來，學著他爸的樣子，把琴一挾，把弓一揮，儼然一副大演奏家的派頭，可是嘰呱一聲，他洩氣了，「什麼時候才能像爸那樣，拉好聽的曲子呢？」他又有了新的夢了！

沒多久，他爸就爲他請來一位小提琴老師，還說服了幾個家長，讓他們的孩子一齊上課。自此，他又開始了另一段的學琴日子！小提琴不比鋼琴，可以坐著彈，每次上課，總得站著拉上一兩個小時，弄得手脚又酸又麻，不聽使喚。而這「樂器的女王」又真難伺候，他花了好多時間，拉出來的聲音卻仍像「殺豬」的聲音，好不容易他學會了如何運弓，改善了一點「音響」，可是他仍不會用指頭按音；又過了許久，老師方讓他拉簡單的音階。

枯燥又辛苦的基本練習嚇走了幾個孩子，卻沒能嚇著他，別人知難而退，他卻更勤奮地練習。上課時老師常對一旁的爸說：「看這孩子，練了一上午琴，沒聽他喊過一聲累，換了個別人，早不住地嚷嚷了！」天曉得他不累？每次下課時，他的手總是放不下來，他的脚也老早就站僵了！

在不上課的日子，他爸總陪著他練習，並指正他的錯誤，因此，當老師來時，他已能熟練地拉奏老師交代的課題。在如此的雙重敦促下，他的進境遠超過其他同學，才幾個月功夫，他又趕過了一位早一年學琴的孩子。他一共跟著老師學了四年琴，卻拉完了六冊初級教本，升學的壓力雖迫使他放棄了學琴，可是他已能「像爸那樣，拉好聽的曲子」了。

在不知不覺中，他長大了許多，原來的把那把小琴已嫌太小，他又夢想著能擁有一把合適的好琴——這該是他的第三個夢了！

他爸也發現他的琴太小了，有一回練習完畢，他爸將自己的琴給了他，說：「這是你祖父用過的琴，當年他交給我，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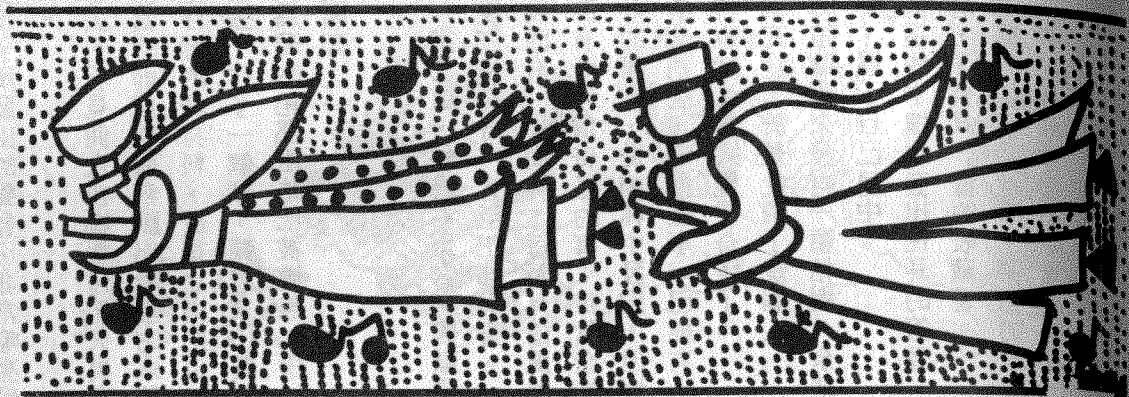
我好好愛護，今天，該是我將它交給你的時候了，我也說同樣一句話，我要你好好愛護它！」那一剎那，他好感動，也好高興，他只覺有一股莫名的感覺湧上心頭，暖暖的、甜甜的，這是親情，是父子之情！他默默的接過這把三代祖傳的琴，撫摸著歷盡滄桑的琴身，他暗暗發誓，要將它視爲第二生命，盡全力愛惜它，保護它，這個夢實現得真快，也真美！

十年過去了，他由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，而進了大學。十年，該是一段不太短的日子，在這一多變的世界上，在這一多變的社會裏，十年可以改變許多人事。的確，在這十年裏，他已由小孩長大成人，他已不再跟著老師學琴。但十年他可沒擱下這把琴，他愛音樂的心依然如故。聯考雖迫使他離開了老師，卻沒能讓他離開音樂，也沒能讓他離開小提琴。在晴朗的日子，在陰霾的日子，它總是分享他的快樂，也共嘗他的憂苦。不論置身何地，它永遠伴隨著他，他的遺憾藉著它表露無遺，這真是一把有靈魂的琴。

故事就快結束了，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夢，一個尋「知音」的夢，他學醫，將以懸壺濟世爲終生職志，但在浩翰的醫學領域外，他卻希望能找到肯欣賞他，伴和他的琴聲的人。曾經有一陣子，他誤以爲他已找到了，可是後來，他又發現那只是個「海市蜃樓」——一個虛幻的空影而已，「知音難求」，真的難求，他雖失望過，但卻從未絕望，他深信，不久的將來，他就可找到真正的「知音」！

編者註：本文作者已在最近找到可共鳴的人了，讓我們祝福他。

中國音樂故事



古樂

中國音樂故事 音樂的神韻

春秋時魯國大夫俞伯牙喜歡彈琴，老師成連先生以爲他的技巧雖好只是缺乏神韻，但卻沒有適當方法教他。

某日，成連先生邀他同往東海，訪他的太老師，並且說，太老師可以移情，教人神韻。於是二人坐了小船飄海而去。到了一個名叫蓬萊山的小島，成連先生要去請太老師、留伯牙一人在小島上彈琴。一天天地過去了，一直有十天的光景，成連先生仍然沒有回來，伯牙心裏很是著急，每天只聽到滔滔海水激盪的聲音，加上海風的呼嘯，一群群大海鷗的悲鳴，形成了大自然的交響曲，給伯牙增加了無限的樂想。一日，伯牙頓有所悟，說：「莫非老師想用大自然來啓發我的心性嗎？」於是乃邊彈邊唱，唱完，成連先生也正好回來了。

原來成連先生所說的太老師，就是大自然。從此，伯牙的琴技精進，而成爲天下的妙手了。

「焦尾琴」與「柯亭笛」

東漢時蔡邕，字伯喈，河南省陳留人，是我國漢代的大音樂家，彈琴，作曲無所不精；尤其其他的音感更是靈敏高奧，曾著有樂志一書、琴操兩卷，樂曲有「遊春」、「綠水」、「幽居」、「坐愁」、「秋思」……等。

有一天，蔡邕到柯亭去遊覽，看到房子上有用竹子作木椽的，看了很久，發覺有根竹子與衆不同，他想這根竹子如果用來作笛子，一定是不錯的，於是他就把這根竹子想法子截下來